

票房 | 忽然之间声名鹊起

提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现在,说到电影,除非你是为了科研,否则,只有票房才能明辨是非。

“大家都说去年(2011年)是台湾电影的复兴之年,其实只有一部赚钱,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是不久前台湾商业片导演的代表朱延平接受采访时说的。

从台湾本土票房看,当年凭借《海角七号》声名鹊起的魏德圣,他所指导的《赛德克·巴莱》应该排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前。不过,正如朱延平所说,除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外,“《赛德克·巴莱》是赚钱的,最好的一部《翻滚吧!阿信》在台湾卖了8000万新台币,成本用4000万,发行及行销费1000万还得从有线电视网路、DVD那边赚,勉强打平。《星空》和《杀手欧阳盆栽》全都赔钱。”

台湾市场毕竟有限,再把眼光放到香港市场。

有个经典的段子,九把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导演)曾向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求助,请他支持、投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但被黎拒绝,并说要是该片票房超过2000万台币,他旗下的台湾《苹果日报》将会免费为他刊登该片头版全版广告。结果,不仅过了2000万,而且打破了周星驰的《功夫》保持了七年华语片在港最高票房纪录。愿赌服输的黎履行诺言,把九把刀这部电影处女作的广告放在其报纸头版全版位置上,成为港台间传媒人美谈。

不过,和香港传媒一样惆怅的还有大陆电影人。2011年最后一个季度,因为几部台湾电影,原本130亿元票房指标,忽然之间,可望不可及。甚至造成了2011大陆电影市场年度票房不达标,远逊于2003至2010这前八年票房平均增幅。

戏说:

不要笑话黎智英没有眼力,人家说出2000万这个数绝对是有依据的。如今,港产片倘若在本土票房能超过1000万港元的话,已是个不错的成绩了。而一直以来,台湾市场好像就是港片在香港市场的伸延,是港片返本乃至赚钱的“钱柜”。所以,只能说港人还没有适应台湾电影反过来让香港人“掏钱”,这一残酷的现实。

台湾电影潮 轮回,向左或是往右?

年

三十年前,将它和香港电影混为一谈,谈及“港台电影”,便带着崇拜的眼神。
三十年后,大陆电影在恢宏巨制中寻找亮点,香港电影则在一堆散发着铜臭味的胶片里思考出路。这些年,台湾电影的异军突起,最主要的还是华语电影同行的衬托。
台湾电影,无论你服不服,反正I服了U。

■文 | 吴翔 ■图 | Lillian

底蕴 | 信心底气来之不易

提名:《赛德克·巴莱》

太多的人喜欢或笼统地将“影/视(电视剧)”并列,将大银幕与小荧屏之间画等号,但事实上只有杰出的电影才具保留价值。即使电视剧再出色却未必会有保留价值,因为没有人会去办一个电视剧回顾展,但经典电影回顾展则数之不尽。这是电影与电视剧之间根本不同价值的区别之一。

去年,魏德圣终将萦绕在心头十多年的《赛德克·巴莱》搬上银幕,难得的是,他拍出了台湾山地人在处理家园与民族间的爱恨纠结时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可能:侵华日军虽然给台湾山地人带来了现代文明,可是文化上的冲突特别是当传统祖训有违现代文明时,其与侵略者占据其家园的斗争,又该让人们如何取舍?影片有这样一句对白:“假如文化要我奋不顾身,那我就让你们看看野蛮的骄傲!”至少,本部影片让更多人了解当年日军占据台湾后,台湾山地人与之抗争的历史。

不过,要说的是,倘若本片的背景是在台北,而九把刀如果是台北人的话,就未必有本片那种率真,中小城市的人与都市人的生活经历是不一样的。

当然,大陆电影人也不用妄自菲薄,各地有各地的文化。好像九把刀前不久在北大的演讲,在学生中引起轰动:“我拍片主要还是看故事,如果是千军万马的古装大片,我也不行吧。如果是都市爱情故事,我又觉得拍自己熟悉的环境比较好。我现在很好奇《失恋33天》,也想了解一下大陆这部火的爱情故事片。我想如果是台湾导演来拍的话,应该也拍不出。”

在刚刚过去的金马奖上,有网友奇怪,“魏德圣输给了香港的许鞍华,九把刀输给了大陆的乌尔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湾电影这次在金马奖上的表现都远不如往年,他们怎么反而欢天喜地?”事实上,金马奖侧面反映了台湾电影人现在的信心底气,哪怕暂时输掉奖项,也不能改变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好的大局。这样的大局面,来之不易。

戏说:

“你去问每一个台湾导演,有哪个人没有拿他们的房子出来贷款过?有些导演真是穷,再差一点就可以去做乞丐了……”李烈说,“这一点很重要,等于在告诉所有人,我承担了一个导演应有的责任。”钮承泽曾说过,“如果是为了追求开奔驰住豪宅的生活,那就不应该去拍电影当导演。”这可能也是台湾电影人和大陆电影人的最大区别,前者对自己的电影抱着极大的信心,而后者习惯把手伸进赞助商的口袋。

